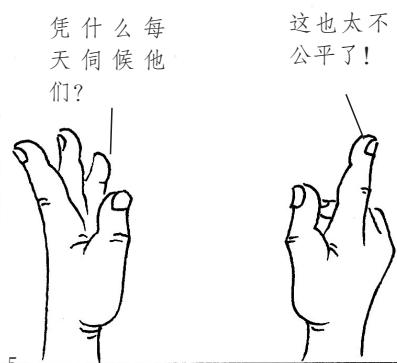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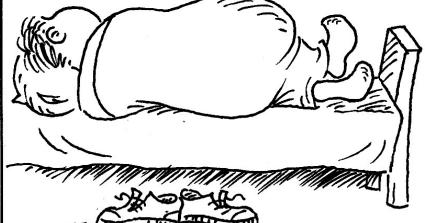
1. 在工地上累了一天的他,回宿舍后,洗了脚便匆匆上床睡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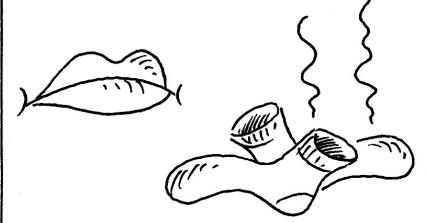
2. 看主人睡了,嘴巴闲着没事,和两只手聊起了天。



这也太不公平了!



6. 第二天下班后,手拒绝洗脚洗袜子,主人只好没脱袜子便上床睡了。



7. 第三天,屋里散发着一阵一阵的酸臭味儿,嘴欲言又止,心想忍忍算了。



8. 第四天,屋里弥漫着臭脚丫子味儿,嘴和鼻子熏得实在受不了了,只好向手求助。



9. 第五天,臭脚丫子味儿愈加浓烈,忍无可忍的嘴又和手聊起脚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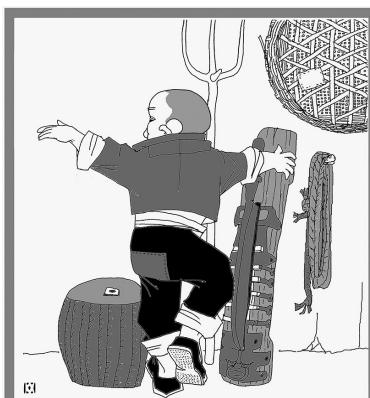


12. 凭着“一张巧嘴”,手和脚又和好如初了。

智慧

“方疙瘩”

王凯新编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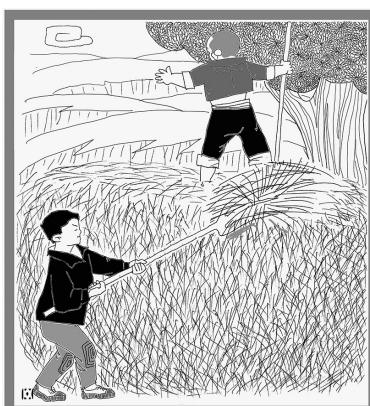
1.“方疙瘩”是我早年插队农村的队长,他四十开外,小个儿大眼睛,摇耧、薅草、摞麦秸样样精通。他嫌知青插队和他们争口粮,因此知青都讨厌他。他耳后长了个息肉瘤,我们背后叫他“方疙瘩”。



2. 夏收忙罢,队上照例要把打完麦子的麦秸摞成草垛,为牲口存储饲料。有一天,我被安排跟“方疙瘩”一起摞麦秸。就是这一天,我邂逅了这个讨厌的“方疙瘩”的另一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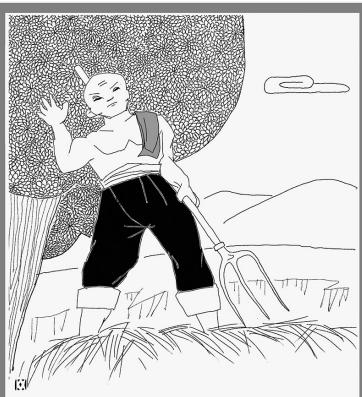
3. 他在场边地上用铁叉画一个圈,我使劲将随意堆放的麦秸往里摞。他麻利地用铁叉将脚下的麦秸挑匀、铺平、踩实,身后一层层麦草纵横交错,平平展展,像农村媳妇铺的棉絮一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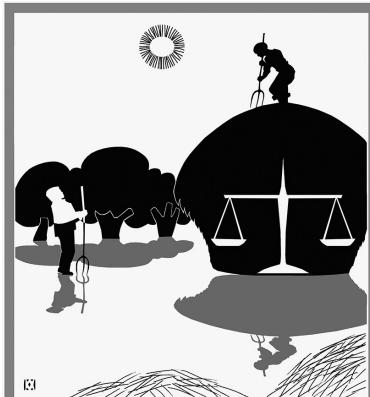
4. 麦秸垛越堆越高。我小心翼翼地往上丢着麦秸,生怕破坏了这平地发起的硕大面团,眼见垛子超过一人高,他开始时不时地踩在上面来回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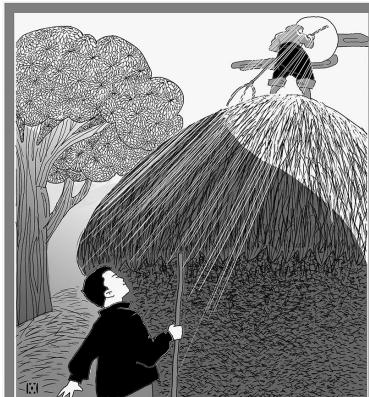
5. 我内心感叹:是人都会苦中作乐,他也会玩。垛子在不断增高,越往上走变得越大,我抬头也看不到他了。他还在晃,我心里犯嘀咕了:高兴了吼两句秦腔行不?要是再继续晃……



6. 我终于怕了,忍不住向他高喊:“队长,你老晃不怕把它晃倒了?”“咋不怕?怕它倒我才晃呢。要晃不动它了,它就真的快要倒了。”我纳闷不解……



7. 麦秸垛要收顶了,他晃的次数越来越多。他对陷入沉思的我喊到:“想想,垛子还能来回动,这说明重心很正;要是真晃不动了,那一定是垛子朝一边偏了,看着不动,迟早得倒。”



8. 仰望垛顶上身披夕阳无比辉煌的他,我肃然起敬。他说的是物理常识,更蕴含深刻哲理。过了半个世纪,依然怀念我的哲学启蒙老师;深谙在晃动中获得稳定之道的农夫——智慧“方疙瘩”。